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文／劉麟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民族音樂學系訪問學人）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正面圖。（圖片提供／野林厚志）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坐落於大阪府吹田市萬博紀念公園中，1974年創立，1977年開館。創設目的為進行文化人類學及民族學的相關調查與研究，並透過研究成果及蒐集資料，提供

世界各民族相關社會與文化資訊，加深世人對各民族的認知與理解。

除豐富館藏外，民族學博物館也是「人間文化研究機構」——以高水準研究享譽國際的研究組

織之一。館中設有民族社會研究、民族文化研究、先端人類科學研究等三個部門，以及研究戰略（策略）、文化資源研究等兩個研究中心。1989年起，日本最早成立的博士課程大學——

「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也以該館為研究基地，設立文化科學研究科。正如民族學博物館自身所定義：該館是一所擁有博物館的研究所。

該館與臺灣音樂研究密切相關的館藏有兩部分：一是近乎完整的收藏了二戰前日本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在臺發行的曲盤錄音資料；一是保有戰前日本人類學者蒐集的臺灣原住民物資用品。

關於古倫美亞唱片公司的有聲資料來源基礎，在於民族學博物館於1980年代，買下該公司在戰前的上海、臺灣等「外地」發行之唱

片原盤轉錄成的708支盤帶，臺灣錄音有194支。同時接受該公司捐贈的原盤（金屬製）。2003年，細川周平教授（現任職於國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與岩野裕一先生（實業之日本社總編輯）針對該批有聲資料發起一研究計畫，與該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福岡正太教授（民族音樂學）共同主持。臺灣部分的研究成果已收錄在2007年3月發行的報告書《殖民主義と録音産業——日本コロムビア外地録音資料の研究》（福岡正太編）之〈日本コロムビア外地録音ディスクグラフィ—臺灣編—〉中。若想聆聽這批有聲資料，請事先與該館「民族學資料共同利用窗口」聯



▲館藏之古倫美亞唱片公司金屬原盤。（圖片提供／福岡正太）

絡。

關於臺灣原住民物資用品部分，根據該館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教授野林厚志（民族考古學）指出，館藏共有約27萬件標本資料，約5600件來自臺灣，而當中5000件與原住民有關，包含過去鹿野忠雄、鳥居龍藏、賴川孝吉等知名文化人類學者在臺進行田野調查時所蒐集的標本及物

品，其中不乏各族群的樂器。其來源或接收自東京大學及舊文部省史料館的標本資料，或接受外界捐贈，或由博物館購買取得。

今年6月9日起至11月10日在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舉辦的特展：「百年來的凝視」，即是民族學博物館將臺灣原住民物資文化用品，跨海運至臺灣展示的珍貴館藏。為此特展製作的圖錄解說《〈跨越世紀的映像〉系列5。百年來的凝視》（野林厚志編，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09），對展品歷史有詳細描述，可看出日本經營此兼具收藏與研究功能的龐大博物館所費心血，值得相關單位借鏡。（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網址：<http://www.minpaku.ac.jp/>）

臺灣學系列講座 35

主講人／柯志明（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記錄整理／吳冠府

米糖相剋——日治臺灣的米糖殖民體制



▲柯志明。（攝影／吳啟綜）

自十七世紀荷蘭殖民統治者大量引入甘蔗種植、擴展蔗糖生產及交易以來，甘蔗與米一直並列為臺灣最主要的兩大作物。米糖間「衝突」的記載也不絕於史書。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柯志明在7月11日臺灣學系列講座中，以「米糖相剋——日治臺灣的米糖殖民體制」為題，以「連屬理論」等理論架構，闡述「米糖相剋」不僅是臺灣「殖民化」的重大問題，更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呈現出嚴重自我矛盾的例證。

就清代的米糖衝突問題，研究者近乎一致公認就是商品作物（甘蔗）擴張過度，威脅到糧食作物（米）的生產，造成糧荒引起社會動盪。

清廷施政首重社會安定，因此只獎掖米的生產而壓抑甘蔗。

臺灣被納入日本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後，與日本形成「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分工，在大量公共投資、引入日資及現代科技下，饑荒的可能性不復存在，政府政策也不再僅以維持社會安定為首要考慮。在這些轉變下，米與糖仍是臺灣農業兩大支柱，但之間關係卻起了根本變化。

「米糖相剋」名稱，頻出現於日治時期學者的討論裡。不少人如當時知名學者川野重任認為：「這個問題幾乎令人感到可做為臺灣一切農業問題的核心。」稻田昌植在1921年時已感受到本地農民與糖業間的緊張關係，在《臺灣糖業政

策》一書中點出米糖間的「敵對關係」。根據稻田的說法，首先是「爭地」問題。商品作物的甘蔗侵入傳統維生物（米）的耕地，導致兩者衝突。其次是因相對價格高低而產生「選擇」問題。

稻田點出，有人悲觀的認為米糖間是敵對關係，他則傾向調和主義，認為只要找出協調辦法，達成合理相對價格，仍可能共存共榮。在稻田勾繪框架下，其後學者大致可分為敵對說與調和說兩派。敵對說仍略嫌粗糙，調和說則在多人努力下顯得較完整，尤以川野的整理及理論上的發展最稱完備。

臺灣米糖相剋自1920年代下半起開始尖銳化，導因於米出口擴張所帶來的米價上漲及米田生產力擴展，米出口則導因日本

國內糧食問題。日本進口殖民地廉價米壓抑國內高昂米價，有助工業資本家減低工資成本，卻間接導致臺灣當地甘蔗對抗作物米的急速發展及米價上漲，從而拉高糖業的原料收購成本，威脅到其利潤。

1930年代米生產者極力抗拒，政府力量又尚未貫徹時，出現糖業無法沿用過去手段掌握足夠甘蔗耕地問題。1920年代及三〇年代初期，蔗田生產面積指數下跌，生產力卻提高，顯示面對壓力的糖業逼不得已，以改善生產力來調適。也就是說，在殖民經濟體制無意間露出破綻時期，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比較快速且均衡，農民收入也有實質改善。這正是殖民體制「邊陲資本主義」畸形發展下矛盾又殘酷的一面。

結論是，米糖相剋明顯不是作物與作物間的衝突，也不是米生產者與甘蔗生產者在對抗，更不是表象上本地人與外來支配者的民族對抗；追根究柢，是農民，包括米農與蔗農，與外來的壟斷資本家的對抗。

臺灣學系列講座預告(35)

●米糖相剋——日治臺灣的米糖殖民體制

演講者：柯志明（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時間：7/11（六）上午10：00～12：00

講座地點：央圖臺灣分館四樓4045教室

洽詢電話：（02）2926-6888 轉4218